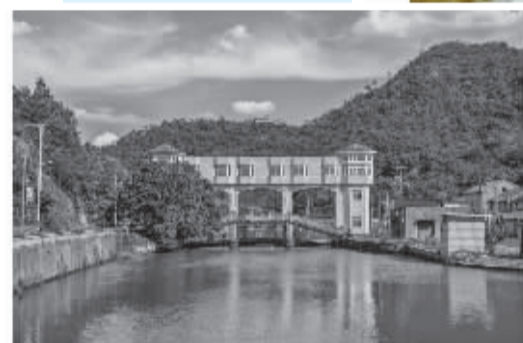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去年年初起，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大运河（宁波段）工作坊的近30位摄影师沿着河寻找、记录、拍摄，历时一年多，用数万张照片定格她最真实的样子。

本报与宁波市摄影家协会、甬派拍客频道联手推出栏目“寻脉大运河”，陆续呈现你我都有共鸣的运河故事。



从地图上看，宁波位于中国大运河和大海的交汇处。境内的运河连接着沟通中国南北的水上通道，和走向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。

如果把地图放大了看，这条运河蜿蜒交错，自然江河和人工河道并行相融，江河汇聚有水位差的地方，堰、碶、坝、闸随处可见。

这些设施没有生命，但如果你去和生活在旁边的人、以此为生的人聊聊，就会发现，它们不仅连接着一段段河流，还连接着一种生活和命运，一片片土地和希望，一代代人的选择和归属……

连接 每一次起落交汇 都为了走向深远



新西横河泵站。夏霞芬 摄

摄影师夏霞芬在加入工作坊后，拍了运河宁波段的数十个水利设施。摄影师徐菊芬在还没有想好怎么表现运河的时候，就拍了很多关于大西坝的照片。

海曙高桥镇的大西坝边，89岁的冯信良很骄傲地向夏霞芬伸出三根手指：“我们家在这干了三代。”

他爷爷外公是这里的车坝手，爸爸也是，自己十七八岁接班时，也以为会干一辈子。

坝，是一段段河流的节点。船要过坝，千百年来都是靠人拉的。冯信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一艘船往往有16个人拉，两边各8人，等涨潮时拉船过坝，他们管这叫“车坝”；后来改成“放坝”，1958年这里建造了当时很先进的电动水闸，控制闸门和水位，将船引进水闸，等水位上涨后再把另一端闸门打开，把船开出；再往后，有了升船机，细细的钢丝绳拉着船，通过其中卷扬机的正反运转，牵引船只上下坡运动。

机器代替人力后，车坝工便失业了。为了养活三个孩子，冯信良养鸭、种田，还到小砖窑去打工。灰头土脸讨生活的时候他常怀念大西坝还被叫作“官坝”的日子。



新西横河泵站。夏霞芬 摄

送过无数人去梦想之地的冯信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，一直留在大西坝。到了晚年，孩子们带他去杭州、扬州、北京，都是运河边的城市。

高铁线将这些城市连在了一起。他感慨：“好快，不像以前坐船，过一个闸要半天。”

夏霞芬就给他看自己拍的一个个闸。从大西坝出发，出宁波前最后一个西横河闸，在连接上虞与余姚的虞余运河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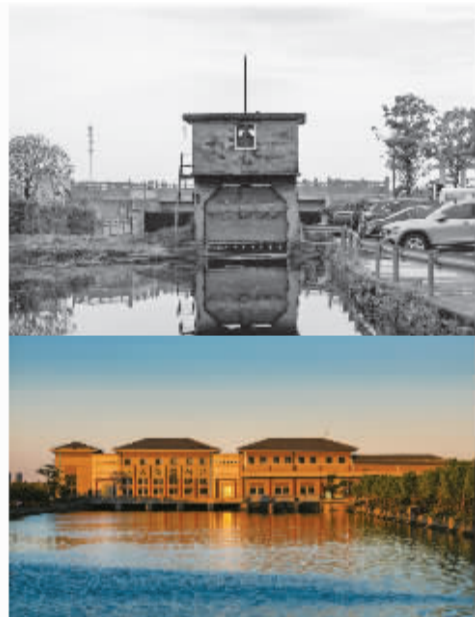
夏霞芬在西横河闸边遇到了百岁老人史杏根。她16岁那年嫁给了这里的车坝手叶悫根后，就没有再离开过。7个孩子都在附近，第三代基本也没有走远，最小的孙子，曾远赴德国，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家乡。

如今丈夫走了，7个儿女轮流为她做饭，陪她散步聊天。只要天气允许，她就坐在运河边。在升船机出现前，她曾在这里看丈夫拉了几十年的船，看无数人在“望京”与北京间往返。她笑咪咪地回忆，“以前老头子总说，还是家门口上班好，干完活就能回家。”

徐菊芬与夏霞芬一样，也喜欢拍闸，拍闸边的人。人在河流的节点坚守，河流才能顺畅地将人送去远方。



新安定排涝站。夏霞芬 摄



新大西坝。夏霞芬 摄



新西横河泵站。夏霞芬 摄

起落

回归田园的车坝手们并不了解，取代自己的升船机也经过了一次次更新换代。

早期的升船机大多依赖操作员的判断和控制，一旦操作不当，钢丝绳很容易在船过坝顶时断裂，让船粉身碎骨。呼天抢地的哭嚎一次次在江河茫茫间随风而散，直到一个叫林万炯的年轻人下决心作出改变。

1972年，林万炯拿着介绍信到堰闸社报到时，满心失望。他从小梦想着当电子工程师，虽然特殊年代没能继续上学，但自学多年物理与数学，靠双手就能做出电子管收音机。他从没想过会因为出身被“发配”到这么冷门的单位，更没想到这段职业生涯会如此一波三折。

他所在的堰闸社，主要管辖宁波大通堰、澄浪堰、胜利堰和压赛堰的水利建设和交通运输事宜。但年轻人进去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拉船过坝，而是去人民路段防空洞（现宁波老外滩主入口附近，已改建为大型下水道）。

1977年，林万炯将几个月的调研成果汇总成一份名为《DZK-15A升船机自动控制》的改良课题，放到书记的办公桌上。他也没有想到，这与一直苦苦思索如何克服升船机手动控制弊端的书记一拍即合。准备了满肚子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书记便表示了全力支持。“设计、采购、动化改造都由你负责，有信心不？”

“那……我试试。”

他从此就魔怔了：改良升船机涉及到的物理原理、高等数学、电子技术、自动控制等各个学科很多都涉猎不深，只得边做边学。他到新华书店找资料，到物资局下的机电商店找说明书看，到外滩轮船码头研究卸货时的卷扬机，一次次上海采购，各种器材比较来比较去，然后跑到那里的无线电七厂和十四厂找工程师问……

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浩大的改良工程中，夙兴夜寐废寝忘食，就连洗衣服的时候，搓衣板上的哗哗水声都能让他联想到继电器的运动，灵光一现时顺手抓起一支笔就开始画图，全然不顾满手的肥皂泡沫……

一年多后，这个只有初一学历的26岁年轻工程师在没有精密实验器材的条件下，实现了升船机的全过程自动控制，通过了省交通局的验收。这项技术摘得了当年的浙江省科技成果一等奖（宁波地区首个科技一等奖项目），并很快在全国各地的堰坝得到应用和推广，大大降低了国内升船机沉船伤人的事故率。其论文《升船机自动惯性过顶的原理》发表在武汉理工大学的学报上。

各种荣誉随之而来，他被评为全国交通战线先进科技工作者、浙江省劳动模范、全国100名新长征突击手标兵、全国100名自学成才积极分子……并因此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也赢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后来林万炯才听说，当年突然被“贬”是因为太过锋芒毕露遭人忌恨。但这都不重要了，多年后，已经成为知名企业家的他回忆这段往事，无限感慨——

那些船闸，是连接江河湖海的节点，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。水位有高低，就像人生有起伏，有激流勇进，有逆水行舟。只要节点稳当，高低起伏都影响不了大河奔流的方向，人也一样，把握好转折点，找对方向，就能走到海阔天空。



压赛堰。夏霞芬 摄



如今的西横河河闸。夏霞芬 摄

大西坝边凉亭。徐菊芬 摄

往来

光阴如水，故事还在继续。

改革开放后，林万炯出任宁波市自动门厂的厂长。在多数老百姓还在为钢制门窗代替了木质门窗而自诩时尚时，那种就能自动识别、让人自由出入的大门为他打开了新的

大门。他也意识到，一扇更大的门正徐徐打开，因为春风正扑面而来。

再后来，他辞职下海，创立了宁波赛尔富电子有限公司。他们研发的电子类照明系统漂洋过海，在全球的角角落落熠熠生辉。

当年守在偏僻堰闸边的小工人，终于一步步走到了自己的大江大河。

相比之下，老一代守闸人的故事似乎乏善可陈。但谁又能说，平平淡淡地活到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的高龄不是另一种幸福的人生？

史杏根一直引以为荣的小孙子，成长经历也值得一说。

出生于1988年的叶鑫源，小时候父母很忙，他在运河边的爷爷奶奶家长大，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河里抓蝌蚪、游泳。在村里读到三年级后，他转到了马渚镇上的学校，住到了外婆家。上了初中，好不容易可以和父母住一起了，但因为那所学校教学质量不理想，妈妈就想办法将他转到更好的中学寄宿。

叶鑫源理解父母的苦心，这一

代80后、90后背负着家族的希望长大，上一辈人总是拼尽全力将他们往上托。他步步努力，考上大学后争取到去德国留学的机会，学习激光物理。

异国求学很艰辛，要先过语言关，再一门接一门专业考试，考不过就前功尽弃。他常焦虑到失眠。那里纬度高，天黑得早，寒冷的漫漫长夜，满脑子都是家里热腾腾的饭菜。所以等拿到硕士学位后，第一时间地回了国。

叶鑫源没有去北京上海，因为余姚就有舜宇光学，这家诞生于县城的企业已经是全球业内著名的单项冠军。孩子呱呱落地，他像当年的爷爷一样，喜欢“干完活就回家”。

祖辈、父辈奋斗一生，努力把他们推向一个更大、更开阔的世界。很幸运，资源的流动、城乡的融合让他们的人生有了更多的选择。奔波辗转的时候他常常会想到童年的运河：为了互联、互通、共享资源的美好愿望，古人从数千年起就开始开凿运河。一代代人的接力，才让今天的自己有了那么多的选择和机会。

有空时他回去看奶奶，老人身体很好，但有时候会认不得他，总是说一些过去的事情。

他陪着她一起在运河边坐着，聊着天，看河水缓缓流淌，人们来来往往，皆有方向。

记者 樊卓婧 文



大西坝渡。始建于宋朝，如今已不再使用。徐菊芬 摄